

在這個失去秩序的世界裡，你必須重新定義自己；重新定義虛與實，還有錯與對……



分歧者2

叛亂者

INSURGENT



薇若妮卡·羅斯——著

簡希如——譯

高寶書版

Spell 011

叛亂者

INSURGENT

薇若妮卡・羅斯 (Veronica Roth) ©著

簡秀如◎譯



高寶書版集團

SL 011

分歧者2叛亂者

Insurgent

作 者 薇若妮卡·羅斯 (Veronica Roth)
譯 者 簡秀如
編 輯 林立文
校 對 曾士珊
排 版 趙小芳
封面設計 陸聖欣
出 版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Global Group Holdings, Ltd.
地 址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
網 址 gobooks.com.tw
電 話 (02) 27992788
電 郵 readers@gobooks.com.tw (讀者服務部)
pr@gobooks.com.tw (公關諮詢部)
傳 真 出版部 (02) 27990909 行銷部 (02) 27993088
郵政劃撥 19394552
戶 名 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
發 行 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/Printed in Taiwan
初版日期 2013年2月

INSURGENT: DIVERGENT Book 2 by Veronica Roth
Copyright © 2012 by Veronica Roth
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
by Global Group Holdings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Children's Books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ALL RIGHTS RESERVED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(CIP)資料

分歧者2叛亂者／薇若妮卡·羅斯 (Veronica Roth) 著；簡秀如譯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
高寶國際出版：希代多媒體發行, 2013.2
面；公分. -- (Spell : 011)

ISBN 978-986-185-796-1(平裝)

874.57

101026502

凡本著作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
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，
均不得擅自重製、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，
如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絕不寬貸。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Spell 011

叛亂者

INSURGENT

薇若妮卡·羅斯（Veronica Roth）◎著

簡秀如◎譯



高寶書版集團

獻給尼爾森：

為你冒再多的險都值得。

「真相一如野生動物，任何牢籠都箝制不住。」

——節錄自直言派宣言。

1

我低喚著他的名字，悠悠醒來。

「威爾。」

張開眼睛之前，我看著他再次仆倒在人行道上，動也不動地，死了。

這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

托比亞蹲在我面前，手搭著我的左肩。火車在鐵軌上搖晃前進，馬可斯、彼得和迦勒都站在車門旁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氣之後，把氣憋住，想稍微釋放一點胸口累積的壓力。

一小時之前，所有發生的事全都很不真實；然而，現在一切卻感覺真實無比。

我吐出了氣，壓力仍在。

「來，翠絲。」托比亞說，他搜尋著我的眼神。「我們要跳下車了。」

外頭太暗，我看不清這是什麼地方；但是假如我們要下車，表示可能很接近圍欄了。托比亞拉著我站起來，帶我走向車門。

其他人一個接一個地往下跳：先是彼得，再來是馬可斯，最後是迦勒。我握住托比亞的手。我們站在車門邊，風速增強，感覺像是有隻手將我往後推，把我推向安全之境。

但我們縱身一躍，跳入黑暗之中，然後重重地著了地。那股衝擊力道牽動我肩上的槍

傷，我咬著脣以免叫出聲，眼光四下搜尋著迦勒的身影。

我看見他坐在不遠處的草地上搓揉膝蓋，於是我說：「你還好吧？」他點點頭。我聽見他抽著鼻子，像是在強忍淚水，我不得不別過頭去。

我們跳下車的地點就在圍欄附近的草叢，數碼之外便是友好派以卡車運送食物進城的那條斑駁道路；那道放行卡車的大門如今深鎖著，把我們都鎖在門內。圍欄聳立在我們眼前，高且歪斜，無法攀爬，同時也太過堅固，不易推倒。

「這裡應該會有無畏派的守衛。」馬可斯說：「他們人呢？」

「他們可能都還受制於模擬實境。」托比亞說：「而現在……」他停頓了一下。「誰知道他們人在哪裡、在做些什麼。」

我們中止了模擬實境。後口袋裡的那個硬碟提醒了我這件事，但是我們並未停下來看後續發展。我們的朋友、同儕、領導人，還有派別成員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這一切都無從得知。

托比亞走向大門右邊，打開那裡的一個小金屬盒，裡頭藏有按鍵板。

「希望博學派的人不會想到要修改密碼。」他一面說，一面按下一組數字。按完第八個數字之後，他停了下來，大門應聲而開。

「你怎麼會知道密碼？」迦勒激動到聲音都變了，我很意外他在這麼激動的狀態下還說得出話來。

「我曾在無畏派的控制室工作，負責監控安全系統。我們一年只更換密碼兩次。」托比

亞說。

「還真幸運。」迦勒說。他防備地看了托比亞一眼。

「這跟運氣無關。」托比亞說：「我在那裡工作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要確保自己能逃得掉。」

我打起了哆嗦。他說逃掉的口吻，彷彿認為我們受困於其中。我以前從沒這樣想過；現在看來，從前的我似乎太傻了。

我們結伴而行。

彼得把被我開槍打傷的那條血淋淋手臂抱在胸前，馬可斯將手搭在彼得肩上，讓他穩定下來。迦勒每隔幾秒就抬手抹一下臉頰，我知道他在哭，卻不知要如何安慰他，也不明白自己怎麼連一滴淚水也沒有。

反而是我走在最前方，托比亞靜靜地跟在我身旁；儘管他沒有碰觸我，還是給了我安定的力量。



我們接近友好派總部的第一個徵兆，就是遠方出現了細微光點。接著，那些方形光影變成了燈火閃爍的窗口，最後眼前出現一大片由木料與玻璃蓋成的建築物。

我們抵達那些房舍之前得先穿過一片果園。我的腳深深陷進了地裡，頭頂上的枝幹交錯生長，纏繞成了綠色隧道。深色果實垂掛在樹葉之間，熟透得就要掉落。腐爛蘋果散發出香甜又刺鼻的味道，混合了潮溼土壤而形成的那股氣味，一陣陣撲鼻而來。

在我們即將抵達總部之前，馬可斯離開彼得的身旁，走在前頭。「我知道要往哪邊走。」他說。

他帶我們走過第一棟建築物，前往左側的第二棟大樓。除了溫室之外，所有建築物都是以深色未上漆的粗糙木料蓋成。我聽見一扇敞開的窗戶傳出歡笑聲。笑聲和我心中的沉重大石形成了強烈對比。

馬可斯拉開其中一扇門。假如我們不是在友好派總部，這種缺乏安全措施的情況肯定會教我大吃一驚。對於信任和愚蠢之間的那道界線，他們經常拿捏不準。

大樓裡的唯一聲響就是我們嘎吱嘎吱的腳步聲。我不再聽見迦勒的啜泣，其實在這之前他就已經安靜一陣子了。

馬可斯在一扇開啟的門外停下腳步，友好派的代表喬安娜·萊斯就坐在裡面，眼神凝視著窗外。我認得她，因為她的臉孔教人難忘，看過一眼就如同看過千遍。一道粗厚的疤痕從她的右眉梢往下直劃到脣邊，她因此喪失了一隻眼睛的視力，說話時也口齒不清。我只聽她說過一次話，但記得很清楚。假如沒有那道疤，她會是個容貌清麗的女子。

「喔，感謝老天。」她看見馬可斯的時候說。她張開雙臂朝他走去。但並未擁抱他，只是輕碰一下他的肩膀，看來她記得克己派不喜歡隨意的肢體接觸。

「你們派別的其他人在數小時之前就抵達這裡了，但是他們不確定你們能否順利歸來。」她指的是和我父親及馬可斯一起躲在庇護所的那群人。我壓根兒沒想過要替他們擔心。

她的視線越過馬可斯的肩頭，起先落在托比亞和迦勒的身上，然後看向我，最後是彼得。「天哪。」她說，她的目光逗留在彼得浸染鮮血的襯衫上。「我會叫醫生過來。我可以准許你們在這裡度過今晚，但明天，我們的派別成員必須集體做出決定。」她注視著托比亞和我，繼續說：「他們可能不會太歡迎無畏派的人來到這裡。當然，我也得請你們交出身上所有武器。」

我忽然想到，她是怎麼知道我是無畏派的呢？我依舊穿著灰上衣——就是父親的那件襯衫。

在那一刻，他混合了香皂與汗水的氣味往上飄散，我的鼻腔和整個腦袋都充滿了他的味道。我的雙手緊緊攢成拳頭，指甲狠狠掐進皮膚裡。不能在這裡，不能在這裡崩潰。

托比亞把槍交出去，但是當我把手伸到背後去掏藏在身上的槍，他卻把我的手從背後拉開。接著，他和我十指交握，藉以掩飾方才的行為。

我知道留著一把槍是聰明之舉，但是把槍交出去能讓我卸下心中的大石。

「我叫喬安娜·萊斯。」她說。她伸出手和我握了握，接著把手伸向托比亞。

這是無畏派的打招呼方式。對於她如此熟悉其他派別的習慣，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我總是忘記友好派的人有多貼心，直到親眼看見為止。

「這位是托……」馬可斯開口，托比亞卻打斷了他的話。

「我叫四號。」他說：「這是翠絲、迦勒、還有彼得。」

幾天前，在無畏派成員當中，只有我知道托比亞這個名字；他把這部分的自己留給了

我。離開了無畏派總部之後，我想起他為何對世人隱瞞這名字——這名字把他和馬可斯綁在一塊兒。

「歡迎來到友好派的住所。」喬安娜的眼神停駐在我臉上，並且露出一抹扭曲的微笑。「請讓我們來照顧你們吧。」



我們也的確讓他們這麼做了。一位友好派護士給了我一種藥膏，塗抹在肩膀上；那是博學派研發的藥物，能讓傷口快速癒合。接著他們陪彼得去醫護區治療手臂，喬安娜帶大家去自助餐廳；在那裡，我們找到了幾位和父親及迦勒一起躲在庇護所的克己派成員。蘇珊在那裡，一些老鄰居也在。餐廳裡頭有成排和室內空間一樣長的木桌。大家都歡迎我們，尤其是馬可斯，人的眼眶含淚，嘴角勉強地微笑。

我緊緊摟住托比亞的手臂，感到頹喪不已，我父母的派別成員們，他們的生命，還有淚水，這一切的重量全都沉沉地壓在我的肩上。

一名克己派成員將一杯熱騰騰的液體放在我面前，並說：「喝了吧，這可以幫助睡眠；我們很多人都是靠這個才能入睡，一覺無夢到天亮。」

那杯液體呈玫紅色，彷彿草莓般的色澤；我抓起杯子，很快地啜飲了起來。有那麼一會兒，那杯液體的溫度讓我感到渾身通暢。喝光最後一滴時，整個人就開始放鬆了。有人帶我穿過走廊，來到一個裡面有張床的房間。我能記得的就是這些。

2

我睜開雙眼，驚恐不已，雙手緊攬住床單。但是我並非身在城市的街道逃竄，也不是在無畏派總部的通道奔跑。我躺在友好派總部的一張床上，空氣中飄散著鋸木屑的味道。

我一翻身，某個東西戳到我的背部，害我畏縮一下，把手伸到背後，握住了那把槍。

有那麼一會兒，我看見威爾就站在我面前，我們持槍瞄準對方：他的手，我可以開槍射他的手，我為什麼沒有這麼做？為什麼？我幾乎要大聲叫出他的名字。

然後他便消失不見。

我下了床，一隻手撐起床墊，再用膝蓋頂住。接著把槍塞了進去，讓床墊蓋住它。一旦那把槍離開視線，不再緊貼著身體，我的腦袋便清醒了許多。

昨天飆高的腎上腺素現在都已經消退，那種幫助睡眠的不知名液體效用也逐漸退去。我內心深處及肩膀槍傷都傳來劇烈的疼痛。身上穿著昨晚的那套衣服。硬碟的一角從枕頭下方露出來，就在我昨晚睡著之前塞進去的地方。硬碟裡面是控制無畏派的模擬實境資料，以及博學派所作所為的紀錄。這個硬碟給我的感覺是如此重要，以至於我幾乎不敢伸手碰觸，但是也不能就這樣放著不管。因此我拿起硬碟，塞到抽屜櫃和牆壁之間的縫隙。有一部分的我認為摧毀它是個好主意，但是我知道裡面保存了我父母死亡的唯一紀錄，所以我退而求其

次，把它藏起來，繼續保存著。

有人敲我的門。我坐在床邊，想辦法要撫順我的一頭亂髮。

「請進。」我說。

門打開，托比亞一腳探進房裡，房門遮住了他一半身體。他穿著昨天的那條牛仔褲，但是黑上衣換成了深紅恤衫，可能是向某個友好派成員借來的。那個顏色穿在他的身上很奇怪，太鮮豔；可是當他的頭向後倚著門框，那顏色卻將他的藍眼睛襯得更明亮。

「友好派在半小時之後開會。」他抬了抬眉毛，誇張地添了一句。「要決定我們的命運。」

我搖搖頭。「我做夢也沒想過自己的命運會掌握在一群友好派的手上。」

「我也是。喔，我給你帶了點東西過來。」他旋開一個小瓶子的瓶蓋，拿起一個裝滿清澈液體的滴管。「止痛劑，每六小時服用一劑。」

「謝啦。」我把滴管裡的藥水擠進喉嚨，味道嘗起來像是放了太久的檸檬。

他將拇指扣住一個皮帶環，並且說：「妳還好嗎，碧翠絲？」

「你叫我碧翠絲？」

「試試也無妨。」他微笑著。「還不壞吧？」

「也許在特殊一點的場合——新生訓練、擇派日……」我停頓了下來。我原本想一口氣說出更多的節日，但只有克己派才會慶祝那些日子。我想無畏派也有他們自己的節日，但是我不知道有哪些。再說，一想到我們現在要慶祝任何節日，感覺實在太荒謬，所以我就沒有繼

續說下去。

「那就這麼說定。」他的笑容漸漸淡去。「還好嗎，翠絲？」

在我們經歷了那麼多事之後，這樣問是很自然的；只是，當他開口，我不禁緊張了起來，擔心他會看透我的心。我還沒跟他說關於威爾的事。我想告訴他，但不知該如何說起。光是想到要把這些話大聲說出口，我便感到心情沉重，彷彿地板就要被我給壓穿。

「我……」我的頭搖了又搖。「我不知道，四號。我很清醒，我……」我還是搖著頭。他的手順著我的臉頰滑下，一隻手指勾住了我的耳後。接著他低下頭親吻我，一陣溫暖的刺痛感傳遍我的全身。我的雙手摟住他的手臂，抱著他久久不放。當他觸碰到我，我胸口和胃部的那種空盪盪的感受便不再那麼明顯。

我不是非告訴他不可，我可以試著遺忘，他能幫助我遺忘。

「我明白。」他說：「抱歉，我不應該問。」

在片刻間，我能想到的只有：你怎麼可能會明白？但是他的表情裡有某種東西提醒了我，他的確明白失去的感受。他小時候失去了母親。我不記得她是怎麼死的，只記得我們參加了她的葬禮。

忽然間，我記起他攀住客廳窗簾的模樣，當時他大約九歲，穿著一身灰衣裳，雙眼緊閉。這幅意象一閃即逝，也許那只是我的想像，而非記憶。

他放開了我。「我讓妳去準備一下。」

從房門口往下走，隔了兩間便是女生浴室。地板是深棕色磁磚，每個淋浴間都有木板隔間和塑膠浴簾隔開中間走道。後牆上有一張告示，寫著請謹記：為節約能源，淋浴用水只流出五分鐘。

淋浴的水流很冷，所以就算可以洗久一點，我也不想要。我用左手快速洗澡，右手垂在身體一旁。托比亞給我的止痛劑很快便奏效，肩膀的疼痛已經減輕到只剩隱隱抽痛。

沖完澡回到房間，床上已經擺好了一疊衣服。有些是友好派的黃色和紅色服裝，有些是克己派的灰色衣物；我很少見到這幾種顏色並排在一起。要我猜的話，我會認為是克己派成員幫我準備這些衣服。這是他們會想到要幫忙的事。

我套上一條暗紅色牛仔褲，褲管太長，我得往上捲三次；我還穿上一件過大的克己派灰襯衫，袖長蓋過指尖，因此我把袖口也捲起來。我的右手一動就痛，所以盡量保持動作緩慢、小心。

有人在敲門。「碧翠絲？」那是蘇珊溫柔的聲音。

我替她打開門。她端來了食物，並把托盤放到床上。我在她的臉上搜尋哀慟的跡象，因為她的父親（也是克己派的領導人之一）在攻擊事件中喪生了。但是我只看到屬於我舊派別的那種淡然又堅毅的神情。

「不好意思，衣服不太合身。」她說：「假如友好派肯讓我們留下來的話，我相信一定可以替妳找到更適合的衣服。」

「這樣就很好了。」我說：「謝謝妳。」

「聽說妳受了槍傷，需要我幫妳梳頭髮嗎？還是綁鞋帶？」

我正要開口拒絕，然而，我的確需要人幫忙。

「好的，謝謝妳。」

我在鏡子前的椅凳坐下，她站在我背後，帶著訓練有素的眼神專注在手邊的工作，而不是自己的鏡中倒影。她拿梳子替我理順頭髮時，那雙眼睛沒有抬起來過，連一下子也沒有。她沒有過問我肩膀的事：我是如何受傷，以及我離開克己派的庇護所去中止模擬實境時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妳見到羅伯了嗎？」我說。當初我選擇無畏派，她的哥哥羅伯選取了友好派，所以他應該也在這裡。不知道他們的重逢場面是否會像迦勒和我的那樣。

「昨晚見到了一下子。」她說：「我讓他和他的派別成員一起哀悼，我則和我的派別成員在一起。不管怎樣，能再見到他真好。」

我在她的語氣中聽見一種無須再問的口吻，告訴我這個話題就此為止。

「真遺憾這種時候發生了這樣的事。」蘇珊說：「我們的領導人才要做出些偉大之舉。」

「真的嗎？是什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蘇珊的臉紅了。「我只知道某些事正在進行。我不是有意要那麼好奇，只是剛好注意到而已。」

「就算妳真的很好奇，我也不會怪妳。」

她點了點頭，繼續幫我梳頭髮。不知道克己派領導人——包括我父親在內——究竟在進行